丰子恺诗画咏黄陂

□ 裴高才

金秋时节，我手捧艺术教育家丰子恺尘封数十年的《咏黄陂六中师生造林》漫画，其情其景，让人思绪万千。

画中的“黄陂六中”现为武汉黄陂二中，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黄陂在山乡兴建的第一批中学。学校东傍龙须河，川流不息，犹如一条蛟龙，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南临周朝古城作京城遗址，北京大学专家曾前往田野考古；背靠矿山（今云雾山国家5A景区）、古寨龙王尖，又与东面的赶鸡山连为一体，成为学生登山、郊游、探幽的天然训练场。

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我曾任教于绿荫掩映、生机盎然的黄陂二中，见证了学校由完中过渡到单办高中的过程。

记得1980年代编写校史时，彭校长告诉我，首任校长裴伦1956年曾发动师生植树造林绿化校园，素昧平生的齐白石先生曾为师生作画。在兴奋之余，我草拟《齐白石为黄陂六中泼墨挥毫》一稿，在《湖北日报》东湖副刊发表。见报不几天，雷永学老师对我说，那幅漫画他见过，其实不是齐白石之作，实为丰子恺所作。只是，丰子恺创作的大量漫画作品长期未出版，一时查不到此画，我为此开始了寻访之旅。

机缘巧合，我在黄陂县教育局工作时，相识了裴伦老校长。原来，他是河南固始人，高中毕业前夕在当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大军南下工作团。于1949年春南下，参与接管黄陂新政。1950年代初，历任黄陂县高庙区委书记，黄陂六中、三中校长，县文教局与教育局局长。后来，他的学生、资深翻译家万子美也追忆核实，让我弄清了事情经过——

裴校长上任之初，为了让建在荒山岗上的校园披上绿装，他要求全校学生自带锄头或铁锹上学，每人利用课余时间挖树坑植树造林。经过开展劳动竞赛，每个班级均超额完成任务。同时，学校规划在主干道种植梧桐树。次年新春，树苗纷纷泛绿叶。学校开展植绿、护绿，以美润心的主题班会与团日活动。《黄陂农村》《湖北日报》等报刊纷纷报道。

1957年春，丰老看到《湖北日报》报道黄陂师生种植梧桐树、绿化校园的消息后，心潮起伏，立即联想到自己在浙江春晖中学任教期间创作的漫画《人散后，一勾新月天如水》——此画最初经朱自清在《我们的七月》发表，郑振铎在《文学周报》上连载，并首次冠以“漫画”名称，丰氏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缘于此，丰老打算用漫画来点赞黄陂师生。

“诗是能言画，画为不语诗。”丰子恺始终用自己的画笔描绘新中国的中小学新气象，寄望新时代的青少年爱祖国、爱人民与爱劳动，从劳动中获取生活的乐趣和做人的道理。于是，他欣然命笔，一气呵成完成了《咏黄陂六中师生造林》漫画。

直到今年盛夏，我才在《丰子恺新中国漫画》一书中，查到了这幅漫画彩图。笔墨之间，凝结着丰老的深厚教育情结。

漫画中的题诗，浅显易懂、读来朗朗上口，犹如一首甜美的童谣：

小小儿童见识高，造林种树有功劳。

今朝嫩叶青枝好，他日参天上碧霄！

仔细观赏这幅漫画，布局严谨明快，上半部分为题诗，下半部分画图，诗情画意，烘云托月。画作以一株修长的青枝绿叶树苗为中心，又与上半图的题诗穿插避让；左边站立的男老师双手扶着树干，指导学生植树，老师背后是为树苗浇水的水桶；右边蹲着的女生，手持铲子专心致志地为树苗培土。

漫画巧妙地利用校园的生活元素，营造出了一个能捉摸、可感知的艺术境界，充分表达了艺术教育家对新中国少年的殷切期望。经《湖北日报》首发后，反响颇大。同学们对画诗爱不释手，常在校园传抄、吟诵。我发现，黄陂二中1959级校友曾将该画收入《“林教头”风雨六十年》一书。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丰老笔下的树苗长成高大挺拔、冠形优美的梧桐树林后，我曾经有幸在树下工作生活，八年如一日穿行其间，不禁联想到《诗经》中的诗句：“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还有唐人虞世南的咏蝉诗：“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当年，我曾组织学生们以梧桐树为题材，举行征文与朗诵比赛，赞扬梧桐的高洁与美好品格。

梧桐树林荫大道，是黄陂二中校园的中轴线，校园中区的一片梨树果园，则将教学区与生活区自然间隔。那千株梨树园，每逢花开时节，白色、黄色、粉红色的梨花竞相绽放，芳香四溢。身处其间，学生朝读，教师晨练，都十分惬意。

如今重温丰老的诗画，读到“他日参天上碧霄”，我不禁心潮澎湃。当年，丰老寄语青少年珍惜好时光，不断进取。黄陂二中师生也不负期望，教学相长，其校风与升学率曾长期跻身同类学校前茅。1981届毕业生曾有两人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

进入新时代，从这里走出了一批特级教师与全国优秀教师，以及科学家、作家、雕塑家、全国道德模范……这正是：凤凰落梧枝，振翮舞新姿。

米筛漏掉的故事（外二首）

□ 李勋

儿时那么多淘气的故事
不小心从米筛下漏了

爱玩耍的云朵忽悠几下
就钻进了家门前的那条小河

麻雀不顾看场上三爹的极力反对
硬是啄走几把黄亮的谷子

当爱通风报信的二狗疯癫跑来
脚步一不小心在石阶上打滑
一下惊醒池塘里偷瞧的鱼儿
几个翻身打滚和冒泡儿
与站在一旁的大叔竞猜谜语

那个最讨人嫌的黄鼠狼
乘人不备叼走王婆家养的几只小鸟
山里人一群群来又一群群离去
只剩下奶奶讲的狼外婆的故事

谷穗，是父亲一生的思绪

沿着乡梦的旅途
多想抓住秋天丛林的一阵嘘叹
转身却发现它已躲远

一阵风过来
向我述说父亲生前犁耕过的稻田

从某种意义讲，那些向上的谷穗
就是他一生的思绪

我出奇地望着天空，并猜想
那围团的人是不是仍在弯腰割稻
一抹晨曦有意掉落

静立一旁的小河无言
恍惚间顿觉柳河岸边降落的小雨
像远方歌弹的琴音

稻谷对饮一壶秋月

藤蔓依旧不肯告别
早就叫人用土青砖垒起一座小院

站在瓦屋和石阶旁红枣树上的鸦雀
也是见秋风不愿把落叶拎起

坐在荷叶上的几只蜻蜓
舍不得丢弃水塘

清露告知不要埋怨过早鸣响的秋曲
把一腔愁怨丢在夏的背后

站在村口的梧桐
随即把瓜棚剩下的故事交给秋夜

就连一粒粒成熟饱满的稻谷
也不惜对饮山林间的冰壶秋月
还有秋云心头蓬勃而起的动念

淤汁开坛勾魂香

——《沔阳方言趣谈》读后

□ 蔡华东

“恁郎在搞么家？这火也大，气也大，锅大甑也大的。”

“在做糯米淤汁酒吵，叽日糯米蒸得香喷哒，么日米酒甜咪哒，娃啊，你不想得有几好吃哦。”

——背着青棉布书包蹦蹦跳跳回家母子对话的这一情境，蓦地从脑壳蔸底冒出来，顿时，眼恧水，蚀人巴吵地在眼窝壳里打转转……

坐在武汉赴深圳的高铁上，沉浸在《沔阳方言趣谈》里，真个蹙眉眯眼如痴如醉，不时笑出声来。掩卷，儿时的画面和对话竟复活了，真真切切，灵灵醒醒，勾魂摄魄哎。

想您了，姆妈。

想您了，老沔阳。

《沔阳方言趣谈》，是彭万昌先生与老友张早阳先生的近作。两人，一位唱主角，一位敲边鼓，敞敞亮亮一台戏。他俩，是我极为熟悉与尊敬的老乡亲、老领导。万昌先生早先在省府高就时，我还在乡下东荆河畔鲫鱼湖边挖泥打土堡；第一次见早阳先生，他是沔阳县团委书记，我在村垮里当泥腿子团支书，偶然撞去县里开会，仰望台上，我乃他下级之下级，隔着几层几坎。但我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沔古佬。开口一个腔，龇牙一个调。其后纵然是漂荡九州，纵然是岁月如流，这乡音裹结的乡情，何曾泯灭？这土语深蕴的土味，反倒如闷在坛中的陈年的糯米淤汁酒，一旦开启，清冽，浓香，软糯，甜绵……沾唇欲醉，沁透心脾肺腑，每每催醒梦魂缕缕。

万昌先生在位时是个么样子？白衬衫、大背头、手捧茶杯嗯嗯啊啊？我不得知，我见识的他，是位质朴诙谐如村野农人而又幽默机智甚或带一丝狡黠如游学的老学究，也是一位口口相传中非常热心助人的长辈。该怎么描述他？反正是位反差强烈、张力极大、特有个性的人物。听说一些级别极高的退休老人驻跸武汉东湖，再怎么一腔烦闷也会被他逗得开开心心，乐而忘忧。这份风趣、机锋，内蕴着多么深厚的人生智慧，又充溢着多大的言说力量？而当他与老友开起玩笑编起段子打起嘴巴官司，那真是天文地武，牛胯里扯到马胯的，攻之牛堂广话、日马谈琴，复之印之模之、拆白打鬼……人家还说有些词语“真不宜上酒桌，只能到厕所角落”听听。“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苏东坡曾以此自诩。他之所以乐观豁达，有人阐析主要得益于三方面，一是特别热爱生活，二是特别自信，三是特别松弛。我认为万昌先生也是如此这般别古巧样特而又特，不是沔阳民间传说中机警聪敏计巧多端灵言善辩的徐苟三，却胜似徐苟三。

谁又能料到，退休后，他竟以贾臻文、石千昌、沈柯甘、袁成等为笔名，伏案埋首煎心熬血以文字为乐，转身又成了一位著述丰盈的作家！这些年来，他撰著、编辑出版了幽默笑话故事《一笑而过》《生活中的幽默》，以省府接待办主任之经历为背景写作出版长篇小说《不是结局》；以接触纪检监察的阅历写作出版长篇小说《“双规”》；近来又以震惊官场的政治诈骗案写作出长篇巨著《原形毕露——大骗子程抱全行骗足迹纪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双规”》，源于社会生活，以相关新闻报道为底本，却又工巧于实际事例，兼有犀利深刻的批判性，奇事妙文，睿智锐思，令人拍案称奇连番叫绝。

如今，满腹故土情丢不下、驱不散，更有早阳先生等一帮老伙伴打抽呼，于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众人拾柴火焰高，数年搜罗刨掘，反复征求意见，几十万字的《沔阳方言趣谈》就如久贮家底的糯米淤汁酒，芬芳四溢开坛了！

书中，其沔阳方言注释，涵盖了时间、地点、长幼称呼、动物植物、男女性爱、流行成语、日常用语，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尽情展示着沔阳方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充满沔阳方言的精微奥妙和独特魅力。其沔阳方言故事，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对沔阳地区的历史文化、家庭伦理、民俗风情、社会变迁均有所涉猎，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方言土语的理解，是年轻人学习和了解家乡方言的重要资料。

是不是只为同乡之故？反正我在阅读中，是感觉到这串串沔腔沔调，似一口老井微澜浸润我心，熨帖得很，清爽得很，那么亲切巴适，汇集起来又似混沌苍茫的家乡湖水浩然渺邈，从眼前到遥远，渐渐涌起漫漫往事任记忆之网捕捉。它又像一股柔和如母亲手掌的轻风，夹杂泥土浑厚与稻麦清香的气息，卷起我无边的乡愁。这种渗透力、感染力，强烈而真挚，因为它来自我们灵魂宿命的故乡！也许有人会说，矫情，你们迈开腿回到故乡，不就能听乡音、品土味了？还值得这么掏心掏肺地啰啰唆唆写书作文？错也，非也，没有岁月可回头，难有云烟为谁留。近些年，我们一次次回仙桃，可原生态的沔阳方言，日渐稀疏了！

因此，当老先生、老前辈叮嘱我写写感想时，他们说：诚恳请你写点文字，请不要虾子过河——牵（谦）须（虚），也不要新姑娘上床——扭筋绊筋。我们是巷子里搬楠竹——直来直去。拜托了！我说，说哪里话？恁郎们不说我也会写的，挨筋傍骨，巴心巴肝，作为土生土长的沔阳人，我是真真切切为恁郎们所感动哩。古时诗人李白有句“米酒清新醉仙人，酒香飘醚世人魂”，恁郎们淘神费心捧出了米酒开坛，叫它“醪糟”也罢，叫它“酒酿”也好，或依母亲就叫它糯米淤汁酒，我品了，饮了，陶醉其中，岂能不为之一赞！哪怕文浅词陋好比顶着碓窝子唱戏，我也得夜蚊子衔秤砣——试试嘴劲呵。

说到这里，我还不得不提到一位比万昌先生更老的沔阳前辈，刘守华先生。年近九旬的老人，几乎是毕其一生“在乡间寻找故事”。鲁迅先生曾说过，民众讲的故事就是小说的起源，那些善于讲故事的乡人，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刘守华老先生1935年出生于沔阳周家榨村，1950年，考入沔阳师范学校，三年后从沔师毕业，被保送至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此跨入了民间文学的园地。这一干，就是六七十年。他不仅走村串户发掘出一批故事村、故事大王，搜集数以千万计的民间故事，还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民间文学工作者。他认为，民间故事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民间乡土语言是人民群众口头语言艺术的一种集中体现，“一张嘴就是一台戏”。往更深层次讲，民间故事既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心灵的窗口，正因为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才有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乡土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三位一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能让民间故事继续在人民中间发挥文化滋养的作用。

彭万昌先生与刘守华先生有无交集？是否互为影响？这点我也不得知，但他们在民间文学探索路上的殊途同归，诚为美谈，乃老沔阳之荣光。刘守华先生现仍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21年至2022年，十卷本《刘守华故事学文集》出版。2022年，他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荣誉称号。而彭万昌先生在撰著出版《沔阳方言趣谈》后还会写出什么？以他对沔阳故土的挚爱之情，以他的胆识与才智，以他数十年对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索，以他渊博的学识和细腻深沉且不乏粗犷炽热的审美境界，以他依然健壮的身体与葆有的冲锋陷阵的激情，佳作可期，依然会带给我们许多惊喜吧。

就像家酿的糯米淤汁酒算不得珍馐美馔，入不得豪筵宫宴一般，我也不认为《沔阳方言趣谈》有多么高大上、尽善尽美。但它难得的乡土原汁原味，仍然给了我们宝贵的享受与营养。尤其是它体现出的尽献忠孝仁义于家乡的赤子之心，值得天下沔阳人奋起直追。

故土，是我们亲爱的母亲。品味着糯米淤汁酒般的醇香甘甜，思思念念中叫一声“姆妈”多亲切哦，《沔阳方言趣谈》即是献给她的一份爱意。谢谢万昌先生、早阳先生，谢谢所有为老沔阳奉献心血、智慧、才华与力量的人们！

“胜利的回响——湖北解放故事”

湖北日报 湖北省作协 联合主办

武汉解放说张轸

□ 刘益善

75年前，发生在武汉江夏金口的张轸起义，对武汉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笔者是金口人，当年，张轸就是在古镇金口举起的义旗。

张轸是河南人，少年就进入河南陆军小学，后就读于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再接着到日本上陆军士官军校深造。回国后，他当过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抗战时参加过台儿庄大战和武汉保卫战，是一名抗日悍将。1949年，张轸已官至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统领127军128军共七个师，为陆军中将军衔。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亲自部署，萧劲光领导的东野第十二兵团、邓子恢带的第四野战军以及江汉军区的各路大军已经戟指武汉，兵临城下。

武汉是华中第一大城市，武汉三镇遍布着工厂、学校以及文化古迹、建筑，桂系白崇禧带领二十万国军驻防武汉。既要保护武汉的工厂、学校、文化古迹和建筑，又要解放武汉，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个难题。

张轸带领的第十九兵团驻防武汉周边，除在城里设了个驻汉办事处外，其他的七个师都放在现在的武汉市江夏区。在如何布防他的兵力时，我的故乡金口与张轸相遇了。

那时张轸站在军事地图前，查看武汉江南的周边，他首先看到了处在武昌与嘉鱼之间的古镇金口，是长江两岸的咽喉要道，可控西去长江的江面。他看中了的第二个地方是现在的江夏山坡贺胜桥，是武汉南去湖南两广的必经之道。这张轸真不愧是读了四个军校、当过黄埔教官的人，他选择的这两个地方，在关键的时候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张轸派他的亲信师长鲍汝澧带三一三师驻防金口。其他的部队都驻防在贺胜桥一带。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张轸这个人。张轸在国民党军队里属于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受蒋介石重视。张轸为人不张扬，甚至被同仁称为忠厚。张轸与共产党人多有接触，1939年，张轸到重庆任职，在地下党员李世璋的安排下，他先后与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见面，从而对共产党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

周恩来对他说：张将军，你在国民党队伍中颇有威信和影响，很有发展前途，但勿要态度灰色，不要参加任何组织。希望你能深明大义，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多着想，做一个真正受人民拥戴的将军。蒋介石怀疑猜忌之心很重，而且在山城特务遍布。希望你与我们接触要注意隐蔽，以防不测。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腐败不堪，使得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共产党深得人民拥护，已经打下了半壁江山。张轸有了弃暗投明的想法，他派自己的女婿张尹人从金口渡江到沔阳，与解放军江汉军区联系，报告准备起义的计划。

不料，起义充满波折，险象环生。张轸到武昌动员他的老部下国民党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一起起义，鲁道源却向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顾祝同告了密。顾祝同电令白崇禧扣留张轸，将十九兵团师以上军官扣留并押送广州。

5月14日，白崇禧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约见张轸。张轸从贺胜桥来到红楼，一进门，他与鲁道源碰面了，奇怪的是这鲁道源平时称兄道弟的，今天却像不认识他一样，与他擦身而过。张轸立即知道鲁道源出卖了他。但是，张轸不能退出去了，他硬着头皮进了白崇禧的办公室。

白崇禧也很干脆，向张轸出示了顾祝同的电报：“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变，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白崇禧要张轸打电话，通知十九兵团师长以上军官明日10时来此开会。

张轸却很镇定，对白崇禧说，几个月来，我和你谈了许多问题，一切情况你都知道，现在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这电话在你这里打不方便，我到十九兵团办事处打吧！白崇禧犹豫好久，竟然同意了，要张轸快去快回。

张轸心里实际上有数，白崇禧能把他怎么办？白崇禧如果把他拿了，就断了自己的后路。武汉战败，白崇禧沿长江西撤，过金口江面，张轸的部队可以拦截；如果白崇禧南逃，则难过贺胜桥张轸的防地。而且在长沙还有他的老军长程潜坐镇，张轸与程潜已经商量好了，一起起义。白崇禧过得了贺胜桥，但他过不了长沙。这就是张轸把自己的部队驻防在江夏两个要地的初衷。

其实白崇禧也是做做样子，他真要动手，拿下张轸，解决十九兵团，都可以做到，但他没有必要为蒋介石卖力，他给自己留下了后路。他难道不知道张轸回十九兵团办事处打电话是借口吗？他是放了张轸一马。

张轸离了红楼，直奔金口鲍汝澧师部，立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张轸将顾祝同的电报内容和自己脱险的经过说了一遍。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致主张提前行动，宣布起义。

当夜，张轸让第三一三师政治部主任柳世玺、副师长丁建华起草起义通电。1949年5月15日黎明，经张轸最后审定，起义通电由第三一三师电台发出。

当天，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主力已渡过长江，正从大冶金牛直插贺胜桥，进逼武昌，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亦向汉阳靠近，萧劲光的解放军东野第十二兵团准备强攻汉口。张轸在这个时候，率领五个师两万五千人起义，站在共产党一边，这给武汉的国民党守军以极大的打击。看看四面楚歌，白崇禧在包围之中，于5月15日弃守武汉，国民党守军各部纷纷撤离，白崇禧于当天下午1点乘专机逃离。

武汉于1949年5月16日解放，兵不血刃，武汉的工厂、学校、文化古迹和建筑没有遭到破坏，武汉人民拥上街头欢庆胜利，鲜花开放，红旗蔽天。

金口起义后，张轸率部队将领过江到汉口，受到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第四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的热烈欢迎。

1949年5月20日，张轸发表了告全国的起义通电。次日，张轸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起义电报。

张轸的起义部队和解放军的两个师一起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张轸任军长。张轸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后历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国家体委主任、河南省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1年在郑州去世，享年85岁。

他为武汉解放、为保住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做的贡献，人民也不会忘记。

《大江之源》（中国画） 施江城 作